

白河桥

李玉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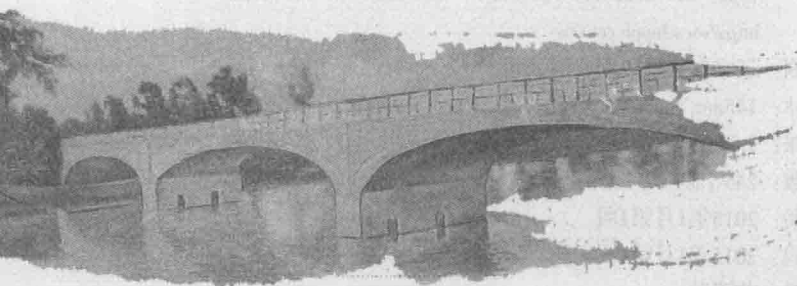
著



一段缠绵悱恻的跨国情缘，一种温婉洒脱的默默守望，
残酷的战争中，将何去何从？

白河桥

李玉娇 著



©李玉娇 201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河桥 / 李玉娇著. — 沈阳: 辽宁人民出版社,
2015.1

ISBN 978-7-205-08148-5

I. ①白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78315号

出版发行: 辽宁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: 110003

电话: 024-23284321 (邮 购) 024-23284324 (发行部)

传真: 024-23284191 (发行部) 024-23284304 (办公室)

<http://www.lnpublish.com.cn>

印 刷: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: 145mm × 210mm

印 张: 9.875

字 数: 245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5年1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艾明秋

装帧设计: 琥珀视觉

责任校对: 姚飞天

书 号: ISBN 978-7-205-08148-5

定 价: 29.00元



《祖宗在上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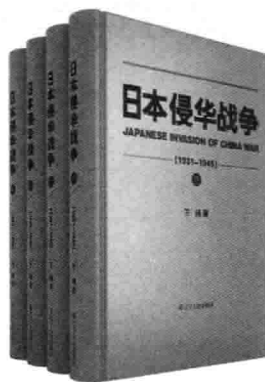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说，他一个大男人，是伴着热泪写成这本书的。

历史在前面哭泣，我们应该尽量少笑，华夏大地上至今冤魂不散，大凌河至今流淌的依然是血。



《沧海一笑》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一场诉讼时间最长、涉案金额最多、取证难度最大、横跨中日两国的经济奇案，揭开了一段隐藏在历史夹缝中的编都编不出来的人生传奇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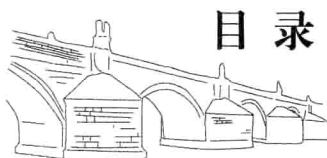
《日本侵华战争史》

一部客观、翔实收录日军侵华战争史料的权威巨作。



《日本三代天皇操纵侵华战争内幕》

近代日本七十多年侵华史，三代天皇睦仁、嘉仁、裕仁到底都做了些什么？更多内幕将在本书中披露……



目 录

第一章·····	1
第二章·····	38
第三章·····	72
第四章·····	102
第五章·····	139
第六章·····	172
第七章·····	200
第八章·····	231
第九章·····	266

第一章

1

十五岁那年夏天的一个黄昏，在黄沙河边，毛草自作主张把自己许配给了薛翰臣。这门婚事薛翰臣本人并不知情，毛草也从没想过要让他知道，她心里一清二楚，自己恐怕永远都不会成为人家的新娘，两个人身份相差悬殊，翰臣是薛家二少爷，毛草是薛家的使唤丫头，每天给老爷太太端茶递水，点烟捶腿，傍黑铺被窝，天亮倒尿盆，她怎么能成二少爷的新娘呢？

十年前，大薛庄财主薛文才薛老爷刚过完不惑之年生日就犯起了糊涂，偷偷在邻村冯家集找了一个相好的，隔三差五就寻个借口往外边跑，有一天事情败露，被老婆和两个小舅子堵在了马寡妇的被窝里。薛老爷用一斗黄豆把毛草买进门，送给老婆当礼物赔罪。那时候毛草还是个看不出模样的毛丫头，鼻子底下拖着一挂大鼻涕，脸蛋儿生着冻疮，一边一块圆形的红印子。一双丹凤眼却看出了些端倪，一发急两条小眉毛就吊到额角上，嗓门儿脆亮骂：“×你老丈母娘的。”二少爷薛翰臣当时也只有六岁，刚在本村冯秀才的私塾开蒙读书，带着一只豁牙子，每天摇头晃脑地念：“人之初，性

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……”

谁也想不到日后会有这样一段姻缘。这件事仔细追究起来和一个名叫郭大强的人有关，如果不是他眼珠一转冒了一摊坏水，毛草也不太可能一厢情愿把自己许给薛翰臣。郭大强和薛翰臣同岁，是薛老爷家长工郭满仓的儿子。郭满仓是村里出名的蔫人，扎一锥子不冒血，三扁担压不出个瘪屁来，混了半辈子还是地无一垅房无一间，白天给薛家干活，晚上就睡在薛家的马棚里。郭满仓的儿子却不是个老实客，调皮捣蛋讨人嫌，阎王爷碰上他都脑袋疼。

那天傍晚毛草从薛老爷家的两扇红漆大门里走出来时，锣鼓和唢呐声正源源不断从村南薛家祠堂的方向传过来。薛家新祠堂落成，满堂红戏班下午进了村，要连着唱三天三夜大戏，大薛庄村民早扳手指头盼着这一天，满堂红的桂月娥有一条出名的亮嗓子，据说她站在白城的门楼上一开口，百里外云雾山的鸟就会惊得飞起来，大家都想见识一下她的风采。

毛草对桂月娥却没有那么大兴趣，她的注意力被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吸引了过去。从去年冬天起，毛草就发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变化，先是平坦的胸脯膨胀起来，渐渐隆起了两块遥相对应的高地，使得衣服不能服服帖帖穿在身上。随后，大腿和小腹间的三角地带又钻出了一茬难看的毛发。紧接着有一天晚上，她发现自己的身体里流出了血。随着身体上的变化，她心里也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。说害怕吧又不全是害怕，害怕里还有那么点期待；说兴奋吧也不全是兴奋，兴奋里还掺杂着某种恐慌；说紧张吧也不全是紧张，紧张里还裹着一丝欣喜。就是这股五味杂陈的滋味，把毛草折磨得坐立不安六神无主，好像变了一个人。从前她疯得没边儿，上树掏鸟窝，下河摸泥鳅，男孩子玩的那些把戏，她啥事都不打怵。三米高的土墙，她眼也不眨就敢往下跳，三五尺长的乌梢蛇，她拽住尾巴就敢提起来，在空中甩得呼呼响。如今毛草变

得小心起来，走路不敢迈大步，做活不敢下大力气，生怕一不留神走漏了身体的秘密。她躲进自己住的下屋里，偷偷洗净裤子上的血迹，用一块白布使劲把胸脯勒回去，每次出门前都要对着一面老铜镜左照右照好一会儿，才壮着胆子迈出门槛儿。到了三伏天，毛草也不敢换上薄衣裳，身上还捂着一件蓝色家染的粗布褂子。

今天因为要准备供品，厨房里的吴嫂照应不过来，薛老爷就吩咐毛草去帮忙。吴嫂是个苏州婆姨，浑身上下总是收拾得干净利落，干起活来手脚快得像一阵风，据说从前给白城某位大官烧过菜，颇有些来历。大概因此就好摆些架子，平常不大喜欢往下人堆里凑，手上闲下来时就抱着肩膀站在厨房门口，斜着眼睛看院子里的猪鸡猫狗。毛草一进厨房就被吴嫂支使得团团转，跑得一双脚飞起来打到了后脑勺。毛草穿着长衣服，厨房里又热得像蒸笼，进去不大会儿，汗就像虫子似的从毛孔里爬出来，湿透了衣服和裤子。豆粒大的汗珠顺着脊梁沟儿流下来，一路翻过毛草的屁股蛋儿和大腿内侧，一直灌进鞋窠里。所有的供品都准备停当时，毛草身上已经像涂了层糍糊箍得紧梆梆的，让她总想伸手挠，可手伸进去就会摸到一把黏糊糊的热汗，指甲就像陷进烂泥的犁划拉不开趟，难闻的汗馊气一股追着一股从衣领里冒出来冲进鼻孔里，毛草就打算趁老爷太太不在家去黄河里洗个澡。

毛草走到门前那棵柳树下时，郭大强从树后面跳出来拦在面前，一张油黑的长脸伸到她眼皮底下，齜起两颗大板牙，扯着公鸭嗓问她出门干什么。

毛草说：“俺去挖野菜。”

郭大强说：“你撒谎，不拿筐不拿刀，你咋挖野菜？”

毛草眉毛吊到额角上说：“咋挖是俺的事，用得着你来管？”

毛草绕过去往前走，郭大强又拦住她说：“要不要哥陪着你？眼瞅天黑了，别再让狼把你叼去。”



毛草推开郭大强说：“让狼叼去也用不着你管，咸（闲）吃萝卜淡操心。”

郭大强就势坐在地上，砸起一团黄烟，涎着脸嘴里唉哟说：“草儿，这下子你把哥弄残疾了，下半辈子你得养着俺。”

毛草绕到他身后，一脚蹬在他后背上说：“你死不死，看是谁儿子。”

毛草心里并不讨厌郭大强，郭大强和薛翰臣都是她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，过去他们三个常常在一起玩耍。薛翰臣虽是财主家少爷，但身体生得弱性子也绵软，碰上村里那些顽童找碴儿生事，每次站在最前面的都是郭大强。郭大强鬼点子多，即便要打架也从不像别人那样横眉立目拳头攥得格格响，他总是嬉皮笑脸凑过去和人家搭话，似乎是多日不见的老朋友，瞅冷不见一拳头捣在对方心窝里。薛翰臣学了四书五经说他这么做不够君子，郭大强嘿嘿一笑说：“老子要是当君子，现在就会在他们跨下当马骑，连你们两个也跑不了。”

毛草走完村中的主街踏上村南的一座石头桥，这桥有些年头了，据说是薛家祖上出资修建的，桥头竖的一块石碑上刻着“善人桥”三个字。下了桥，毛草走了一段大道后向东转弯，穿过两片玉米地间的大车道上了河堤。

太阳已经落到远处的云雾山顶，阳光像水一样从西天边漫过来，淹没大片庄稼地，把毛草眼前的河水染成金黄色。毛草沿着河堤向前走，后背热烘烘的好像背了一盆火，边走边解开蓝布褂子的纽扣儿。一缕风迎面吹过来，顿时一阵惬意的清凉。走到一处隐蔽的河湾时，毛草停下脚步，鼓乐声越来越小，这里离村子已经有一段距离，这个时间不会有人再到河边来了，更何况还有桂月娥吸引人们注意。

毛草没有想到，郭大强一直蹑手蹑脚跟在她后面，看到她解开了衣服扣，才捂住嘴笑着往村里跑，他已经明白毛草是要下河洗澡，他琢磨着该怎么拿她寻开心。

2

薛翰臣是提前从祠堂里出来的。

他从小就是个好静不好动的人，祭祖的仪式进行到一半，他就悄悄和父亲提出要回去读书。他嘴上这么说，心里想的是去找郭大强和毛草玩。薛老爷的名字虽然叫文才，但却没读过什么书，斗大的字也不认识半筐，因此，对书和读书人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，翰臣就常常打着读书的幌子提出一些要求。

祭祖是一件大事，即便是去读书，薛老爷也不太想让儿子先走，看一眼儿子，就打算摇头拒绝。薛翰臣害怕父亲不答应，赶忙又捂住嘴轻轻咳了几声。他从小身子骨就弱，每年一到春天就会犯咳嗽病，每次一咳就闹得死去活来，把薛家上下折腾得鸡犬不宁。如今虽然已经是夏天，但祠堂里空气污浊，说不定会把病秧勾引起来长成大病。薛老爷这么一想，就把摇了一半的脑袋点了点。

薛翰臣从祠堂里退出来，在路边树上折了一段柳枝，挥舞着向自己家的方向走。夕阳把他的身影拉得很长，投射到路边的水沟里。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来说，他的身材显得有些单薄，举手投足也少些年轻人的活力。薛翰臣走到村中碾坊前面时，郭大强大喊一声从房后跳出来，喝道：“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。要打此路过，留下买路财。”

薛翰臣猛然收住脚，看见来人是郭大强，就抬手拍拍他的肩膀说：“大强，你躲在房子后面干什么，吓了我一跳。”

在外人面前他们是长工和东家，但私下却是要好的伙伴，两个人互相拍打几下，搂住对方的肩膀向前走。翰臣说：“今天难得空闲，咱去找毛草玩。”

郭大强就是这时候冒出坏水想到那个鬼主意的，他突然停下脚

步啪地一拍脑门说：“翰臣，你不说俺还差点儿忘了，刚才毛草让俺给你带个话，让你赶紧到河边去一趟，她有件急事要对你讲。”

薛翰臣是个实在人，平时虽然不止一次被郭大强骗过，但却没有学会长记性，听了郭大强的话，撒腿就往村外跑。

毛草选中的河湾藏在一丛茂密的柳树毛子里，黄河流到此处突然浪起来，扭出一段“S”形的水蛇腰，一块白沙铺成的浅滩像条肚皮朝上的大鱼躺在柳荫下，沙滩上生着一丛蒲草，几只通红的蒲棒笔直地伸向天空。毛草把褂子脱下来披在两只蒲棒上，仔细在周围找一遍，没发现人影子，这才把手伸向胸前，一层一层把白布解开。汗湿的白布已经干了，落下一片细碎的盐花，毛草把它搭在三棱形的蒲草上。毛草下意识地低下头，发现胸脯比前一阵又大了些，两只粉红色的乳头也突出来，看起来就像在胸前扣了两个加了红枣的黏豆包。

毛草走下浅滩，被太阳晒了一整天的河水从四周包围过来，一阵惬意的温凉。她憋住一口气，让身子矮下去，把自己整个埋进河水里。外面的世界霎时与她隔绝开来。就在去年夏天她还敢和大强、翰臣下黄沙河洗澡，在水里扎猛子，嬉笑着打水仗，但现在却再不可能了。毛草抱住膝盖坐在细细的黄沙上，仰起头透过河水向上看，她看见火红的晚霞在水面荡漾，天空裂成一道道波纹。

薛翰臣分开柳条在河岸上露出脑袋时，毛草已经洗完澡正从河水里走出来。她想，马上天就该暗了，即使不缠东西也不大可能引起别人的注意，她就把那块白布浸在水里洗。就在毛草弯腰搓洗时，她突然听见岸上传来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，紧接着有人喊了一声“草儿”。

后来，毛草曾经不止一次回想起当时在黄沙河边发生的那一幕，每次她都会脸红心跳地拧自己的大腿，骂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傻子。当时，她最正确的选择应该是迅速转过身去背对河岸抱住膀子蹲下去，那样，薛翰臣充其量也只能看到她的后背。但那时她却并没有这

样做，反而站直了身子，手里提着那块白布答应了一声：“哎！”

薛翰臣没有料到会在河边看到这一幕，隔着柳树丛听到水声时，他还一心以为毛草是在河里洗衣服呢。毛草雪白的胴体出现在他眼前时，他像毛草一样一下傻掉了，忘记了先生教的“非礼勿视”，双眼直愣愣地落在毛草胸脯上，嘴上结巴着问：“你找我，有，有事？”

毛草这时终于清醒过来，喉咙里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叫，背过去蹲下了身子。薛翰臣在毛草的尖叫声中又愣了几秒钟，突然意识到自己看了不该看的东西，惊慌失措地把脑袋收回去拔腿而逃。他一口气跑进村子，跑过村中的黄土路，在家门口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。他躲过那个人想往院子里面跑，却被对方一把抓住了胳膊。

翰臣看见拉住他的是郭大强，就带着哭腔说：“大强，不好了，我做下错事了。”

郭大强一直在笑，从薛翰臣转身向河边跑去他就开始笑，到此时他的笑已经达到了汹涌澎湃的程度。他完全能想象到翰臣在河边看见了什么，他暗自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干过的最得意的一件事。郭大强笑得直不起腰，鼻涕眼泪一大把，扶着一棵柳树蹲在地上，巴掌不停地在树身上拍打着，拿腔拿调地重复着翰臣的话：“大强，不好了，我做下错事了。”

薛翰臣突然意识到什么，瞪大了眼睛问：“大强，你是不是故意骗我去河边？”

郭大强笑得索性坐到地上拍手打掌地学：“大强，你是不是故意骗我去河边？”

一向性子绵软的薛翰臣急红了眼，一脚踢在郭大强屁股上，手指着郭大强气得说不出话来，只是不停地重复一个“你”字。郭大强这才意识到自己做得过了头，站起身搂住翰臣的肩膀说：“闹个笑话嘛，你咋还真急眼了？”

翰臣把脸转过去不理他，此后一连几天没有和郭大强说话。

这个时候，在黄沙河边毛草已经穿好衣服正坐在柳树下发呆。夕阳已经完全落了下去，西边的天空上只剩下一片锈红色的火烧云，天色也暗下去，身边的草丛里传出各种昆虫的鸣叫声。

毛草在心里对自己说：“你说该怎么办呢？从今往后，恐怕再没脸见二少爷了。”

毛草在心里应答：“别说是和人家见面了，俺看你连活着的脸都没有了，不如一头跳进河里，一死百了，眼不见心不烦。”

毛草这么说着，但脚下却始终没有动，依旧坐在河岸边。

她就在心里催自己：“有脸你就赶快死呀，给自己一个痛快的，干吗磨磨蹭蹭不动窝？要不然你就找把刀，把那个看过你身体的男人杀掉。”

毛草发现自己仍然没有动，心里就蹿起一股火，狠狠拧一把大腿骂：“不要脸的小贱人，俺看你根本就没打算跳河寻死，也没想过要杀那个看了你的男人。”

毛草疼得直咧嘴，但她终于发现自己骂得对，她确实没想过要死，而且她心里也丝毫不恨薛翰臣。隔了好一会儿，她才又一次在心里对自己说：“既然你杀不了自己也杀不了别人，俺看只有最后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嫁给人家当老婆。这样一来，他是第一个看过你身体的男人，也是最后一个。”

从这天起，毛草就把自己许配给了少爷薛翰臣。

3

从表面上看毛草还是从前的毛草，每天该吃吃该喝喝该干什么活还干什么活，见到翰臣时，她还是像从前一样喊二少爷，但在毛草心里她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，她已经把自己当成了薛翰臣的媳妇。早晨翰臣出门去学堂，毛草会在心里叮嘱：“好生读书别贪玩。”

白天手上正干着活，毛草也会在心里想象翰臣是在吟诗作对还是读经诵史；每天到了傍晚，毛草就盼着翰臣从学堂回来，伸长脖子不知要向院门口看多少回。天热时，她想象自己站在翰臣身后给他摇扇子；天冷时，她又在心里叨念他别忘加衣服；奇怪的是，看不到翰臣时，毛草觉得肚子里有许多话想对他说；看到翰臣时，她却又一句话都说不出口了。时间长了，毛草肚子里的话就越攒越多，让她像吃撑了似的胀得难受。后来毛草再忍不住，就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。

在地里挖野菜时，她就对菜说。

毛草说：“菜呀，你们看不出来吧，俺已经不是原来的毛草了，俺许了人家，男人的名字叫薛翰臣。他是老爷家的二少爷，人品好，有才学，对俺也挺好的。俺俩从小一起长大，知根知底，小时候玩过家家，总是他当新郎俺当新娘，现在总算凑成了一对。”

在圈门口喂猪时，她就对猪说。

毛草说：“猪哇，他如今学问又大了，大前天上午，冯老秀才拄着拐杖进了门，让老爷另请高明，说你这儿子我是教不了了。老爷以为儿子不听话惹先生生气呢，扯过翰臣就要打，冯老秀才拦住说，不怪孩子怪自己才疏学浅，能教的都已经教完了，不想再误人子弟。第二天他就进了隆兴镇的学堂，每天早出晚归来回走二十里路，也不知道他的身子骨吃不吃得消。”

站在黄沙河边时，毛草就对河水说。

毛草说：“河呀河，是你让俺和他定下终身的，你也算是俺的媒人吧，他现在书读得更大了，隆兴镇的学堂教不了，他就进了白城的预科班，听他们说往后还可能读到国外去呢！你帮俺想一想，他要是真去读外国书，会不会就把俺忘在脑后了？”

不管毛草说什么，地里的野菜圈里的猪黄沙河的流水都不答话，虽然她把话说出去了，但肚子里还是觉得憋得慌。有一天下午，毛

草在村南的沟边打猪草，远远地看见郭大强正在一面山坡上放牛，就把竹篮子挎在臂弯里走过去。

郭大强放牛也不消停，毛草走过来时他正对着一头花牛拿大顶，脑袋冲下腿朝上冲着牛吐唾沫，见毛草过来他把双脚垂到屁股上，从裤裆上探出头冲她做鬼脸。

毛草把篮子放下，背对着郭大强坐在一块石头上说：“大强，俺想和你说几句话。”

郭大强说：“草儿，有啥话你就说吧！”

毛草扭头瞄他一眼说：“你别拿大顶了，好好待着俺再和你说。”

郭大强说：“草儿，拿大顶俺耳朵也好使着呢，有啥话你只管说。”

毛草说：“大强，俺有了心上人。”

郭大强说：“草儿，你不说俺也知道，你的心上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，就是俺郭大强。”

毛草说：“呸，俺才看不上你这样的二流子，告诉你听好了，俺的心上人是二少爷。”

郭大强拿不住大顶了，啪的一声把自己拍在地上。他万没想到毛草喜欢的人不是薛翰臣，从小到大他一直在心里悄悄喜欢毛草，只是始终没有向她表达，反而每次见面就拿她开玩笑，他暗自认为毛草也同样喜欢自己，他觉得这事不用急，他们俩身份地位都般配，早晚都会凑成一对。郭大强心里酸溜溜的不是滋味，屁股也摔得生疼，龇牙咧嘴爬起来。

毛草见郭大强直愣愣地不开口，抬手推他一把说：“你倒是说话呀，咋傻乎乎的像个木头人？”

郭大强咽口唾沫说：“要让俺说你还是趁早拉倒吧，你和他不是关公战秦琼，根本不搭界。”

毛草没想到郭大强会对她泼冷水，一肚子话想说说不出都被堵在了喉咙口，她心里就有些发急，一双丹凤眼立起来盯着郭大强说：

“那你说俺和谁搭界？”

郭大强说：“俺瞅着咱们俩就挺搭界，一个使唤丫头，一个长工儿子，刚好门当户对。”

毛草说：“郭大强，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，人家找你说正经话，你偏不正经听。”

郭大强看毛草脸涨得通红，两道眉毛已经吊到了额角上，知道她是真生了自己的气，赶忙赔不是。毛草这才转怒为喜，把积攒在心里好多天的话一股脑儿都说了出来，但她没有说发生在黄沙河边的那一幕，那样的事情实在让她无法说出口。毛草告诉郭大强，不管薛翰臣走到哪里，她的心都会始终跟着他。他去隆兴镇学堂，她的心就跟着到学堂；他去白城预科班，她的心就跟着到白城；有朝一日他去了外国，她的心也会跟着去外国。

郭大强悄悄拿起一块尖石头，扎自己的手心，手上不觉得疼，心却疼得难受。他知道毛草是个急性子，如今心里实在盛不下这些话了，才会来找到自己说，她的话他不能不听，又不能光听不回应。郭大强又使劲扎一下，发觉手心里流出了黏糊糊的血，他攥起拳头把血紧紧握在手心里，开口说：“草儿，这事儿你想啥时候和翰臣说？”

毛草看一眼郭大强说：“这事儿咋好对他开口说。”

郭大强发觉血已经从手指缝里流出来，赶忙把那只手藏在大腿底下说：“你一天不说他就一天不知道，你一辈子不说他就一辈子不知道，真那样你的日子可咋过？俺劝你还是尽早把心里的想法告诉他，你要是磨不开面子，就由俺去替你说。”

毛草说：“大强，这事儿你别跟着瞎掺和，告诉你句实话吧，俺从来就没想过要把这事告诉他，俺又没指望要和他当真夫妻。这些日子俺早想明白了，夫妻和夫妻不一样，天天在一起过日子的是柴米油盐夫妻；一年到头只有七夕那天见一面的，那是牛郎和织女；